

日知錄集釋

冊五

日知錄集釋卷十二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財用

古人制幣以權百貨之輕重錢者幣之一也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非以爲人主之私藏也食貨志言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縱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縱百萬原注孟康曰錢貫也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由圓法久廢上幣稍寡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原注南齊豫章王嶷鎮荊州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優
評者增價而取之唐憲宗時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錢日以

減耗或積於內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弊必更甚於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歲徵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於是銀之在下者至於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單穆公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汙也自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不知錢幣之本爲上下通共之財而以爲一家之物也詩曰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古人其知之矣胡氏曰周之泉府漢之平準宋之

而一之遂為天下害泉府者物之不時售以官斂資之然

後民無滯貨非以賤故買之也物之不時售以官斂資之然

使然無匱皆非牟利也以貴故賣之也斂之使無滯資之

分主郡國物郡國亦各有官輸其物京師郡國之官

伺其賤京師之官亦各有官輸其物京師郡國之官

騰而物賈不至騰踊雖與商賈爭利是易其隱衷而禁物

一也皆以內府錢貨籠莫于諸路官籠莫于京師又使民間一絲

厭之而利以息民此三法同異以重法不避不腴下之名不

部曰世言司馬子然蓋子己被罪于漢不能自贖發贖

而傳貨殖余謂不長因己被罪于漢不能自贖發贖

靜淡薄乃令其民無仿效于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防禮俗

困于窮約而鹽鐵酒酤均長輸又念里巷之富親細民什一

役為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心以之禮教為術人胡弗次

安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焉思財懷勝

之國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自恨其思財懷勝

促促不終日之慮戶繩其積貴察其俗以見其亂之故由

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積貴察其俗以見其亂之故由

日印錄集畢卷十一

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笞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晚牧長寡婦之資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訾毀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于物者必逆于行其可慨矣夫

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於貨寶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及紂之身用又讐斂鹿臺之錢鉅橋之粟聚於人主〔原注〕史記殷本紀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禍至矣故堯之禪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周公之繫易曰渙王居无咎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嗚呼崇禎末年之事可爲永鑒也已後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楊氏曰〕崇禎之末有云見銀尚有數十庫者有云其說不者〔柴御史曰〕理財者使所入足供所出而已承

平日久供億浩繁損上益下之念無日不厯于財用
宸衷而量入爲出之規尚似未籌乎至計禮厚以
足政俱不志成若少又窘久則一獨微苟且恤災
起此非天下之小故也乎大學之言理財曰生曰食
爲曰用夫生與爲事屬乎下學者之言理曰生曰食
非致通各上不省董計合綱三紀十年已食通俾寬
頃亦見臺千六百萬會食計不疏內稱寡矣又直隸
出至請以道府大員用不可謂寡矣又直隸修千六
臣餘每以道府大員用不可謂寡矣又直隸修千六
員行節儉無不行之也此則刻覈給吝嗇矣官唐宋
是節之無不行之也此則刻覈給吝嗇矣官唐宋之
有上供有送使有留州爲準至科有破分即明萬歷
征追亦止以入九分爲準至科有破分即明萬歷以
考成今直省錢糧俸餉之外存留至少而且地丁有
耗羨關稅有盈餘鹽課有溢額是取之亦無不地丁
過此則異爲橫征暴斂矣然就今日供計之則所入
所出就異爲橫征暴斂矣然就今日供計之則所入
上之仁明國家之休暇而不始不今日供計之則所
萬世無弊之方是爲失時以不籌等身荷節流之法
官臺省而能少竭涓埃協贊遠謨是爲負國雖其
事至重斷非能少竭涓埃協贊遠謨是爲負國雖其
者固不能默而息也以臣之俸計散一遣漢邊外之
以養閒散一曰給數年之俸計散一遣漢邊外之屯田

監之款項以充公費三者有行而後良舉法矣意可得而
舉也何也臣聞宋太祖之間至百二十萬國力爲之兵耗
竭神宗萬思革其弊治于是王安石行保馬之法以汰兵
行市易免役之法以生財而國事已去明之宗枝不
仕不農仰給宗祿至中葉以後乃共簞而居分餅而
食男四不給娶女三十不得嫁何也力不足以視
之也今滿州蒙古漢軍各不入旗其口之蕃昌視
順治之時蓋一而仰爲十而生計之艱難視康熙之時
已十不五而仰給于官而計之艱難視五里之時
內而不使出則將來此弊必不如北宋之變養兵下
弊亦必不如有明之宗室此弊必不如北宋之變養兵下
以滿洲閑散及漢軍八旗皆宜設法安頓查沿邊
帶至奉天等處多水泉肥美之宜地近廷臣如顧
等俱會屯開墾請遣有幹略之大臣前往堡墩起屋
果有可屯之處特發帑金爲之建堡墩起屋廬
置耕牛農具分旗力滿洲除正身披甲居住其差
其家耕牛次丁餘丁各旗能耕種者令前往居住其
之田即付爲永業分年年扣完工本此更不升科惟
令其農隙操演則數年之扣完皆成勁卒復可資滿
之生計其逐年發往軍臺之人養贍蒙古徒資靡費
莫若令其分地捐資效力此後有願往者令其資
前若此安頓滿洲閒散之法也太拘有漢軍八旗已
聽其出旗之者多無以定之例太拘有漢軍八旗已
所格例許出旗者多無以定之例太拘有漢軍八旗已
故散遣寥寥今請不論其家之恐出仕與否慨許出旗

其家見六年之官者各給以三年之俸銀其無自便者
統給以六年之勢難將此一而若許之隨帶其無所給
三彼年六百年之俸餉徒此項經營亦可敵帑之節省不
窮之餉一則貧富各盡給分而五年以後散帑之藏亦無
至大絀其都鎮以下章京頓漢等官各按品級陸耗續
改歸公者天間法大制寬略州縣今日亦天下之外私徵火也
羨者康熙年間亦未盡剔肥則與爲蒙蔽勒京官與
耗其陋規匿稅此染指剔肥則與爲蒙蔽勒京官與
此勒索遊客于稅亦未盡剔剔肥則與爲蒙蔽勒京官與
爲游揚染指則與一切通弊說悉條而清之是帑爲多虧
自耗羨歸公指之與後一交通弊說悉條而清之是帑爲多虧
然向者本不敢私徵非且能者則能端以有司之財肯妄取
上流之事自故歸公熙年間之循吏多實績于正紀而財用亦
得之通事自故歸公熙年間之循吏多實績于正紀而財用亦
無出納悉操內之養廉除丁之公費除官吏之養廉之外資既
地事上接應行之應酬與馬蔬薪之繁資費此外貧無餘請公
帑實非容易于是督撫州縣題調屬員便爲整頓地方
矣不問其興利除弊也州縣題調屬員便爲整頓地方
兼優矣不問其興利除弊也州縣題調屬員便爲整頓地方
確鑿有據不言農桑教養莫大于是墾荒而引廣東一省荒

田至二萬頃從無有過疎濬而問陝西鄭白二渠大昔人水利而西
北各省水道無有疏濬而問陝西鄭白二渠大昔人水利而西
六萬頃今湮塞不及派民究無長策也足米接濟東南
而湖岸之堤工派官派民究無長策也足米接濟東南
平糶而貴糶則時價不得平糶則此皆由無所出紛
紆議論究無定局也辦一事上畏戶工二部之駁日詰
忽悉取公帑賠累但取其事事之畏觀而無實濟者日詰
下畏身家之賠累但取其事事之畏觀而無實濟者日詰
奔走之聖人勤法必改此今天下之公弊也夫生民之利
有窮故聖人勤法必改此今天下之公弊也夫生民之利
惟而後可地方以別治一效之公項俾任事者無財用窘乏之
患而後可地方以別治一效之公項俾任事者無財用窘乏之
例辦理其捐監正一項留充各省之公用除官俸兵餉
之類照常動用正一項留充各省之公用除官俸兵餉
當養贍河渠水利之當興修貧民開墾之當恤孤貧之
本壇廟祠宇橋梁公廨之當修治採買倉穀之借給工
不敷費于此項動給以本省之財供本地之用如有
大役大費則此項動給以本省之財供本地之用如有
則移鄰省之項而協濟之其稽察而通融之又有不足
核減之權操之督撫內部之其稽察而通融之又有不足
裕節貴目疏闊而地方之實政年皆可舉為良法復採買
則穀捐不常而地方之實政年皆可舉為良法復採買
買與收捐並行又值各省俱有荒歉賑貸告糶雜然
並舉故穀貴非一常平之買補可致穀貴也且捐監
劑一項或銀不逮也或疑此項本色歸收折色皆可以
劑一項或銀不逮也或疑此項本色歸收折色皆可以

蝕浮冒不知巧黷之夫雖正供亦能耗盡廉謹之士
雖暗昧不敢自欺設官分職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
懲貪不可因噎而廢食唐人減劉晏之船料而漕運
不繼明人以周忱之耗米歸為正項致連負百出路
多餓殍大國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財者固不如此也
此捐監之宜充公費也三法既行則度支有定他如
關稅鹽課之溢額皆量加裁減以裕民力經費有
資則如好善樂施之路清則風俗正教化行而風俗
力裕則皇上以敬勤之身總其綱紀鞏固靈長之業
泰山而四維之也臣日夜思維
以為當今之要務無急于此者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

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

〔原注〕舊唐書裴垪傳新唐書食貨志同元稹狀言臣

伏準前後制敕及每歲旨條兩稅留州留使錢外加

史訪一錢一物州府長吏竝同枉法計賦仍令出使御

聞奏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

〔原注〕宋史食貨志

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自此一錢以上

皆歸之朝廷而簿領纖悉特甚於唐時矣然宋之所

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

〔原注〕宋史言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

用悉出三司司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

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自唐開成初歸融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祐

中蘇轍爲戶部侍郎則言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

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原注猶今轉運司

司旣足則戶部不困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

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旣困則上供不

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旣困楊氏曰兩司者轉運戶部

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也是

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輦青州之財入京師

弼上疏諫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克寧

以爲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諫而止之以余所見
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蓋起於末造而非
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廣志繹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

中余以戊子典試於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

（原注）銀兩

之數

卽成都重慶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蓋

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兩浙賦甲
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師少松爲余言癸酉督學浙中
藩司儲八十萬後爲方伯止四十萬今爲中丞藩司
言不及二十萬矣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及余己
丑參政廣西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詢之則云浙藩
今已不及十萬也廣西老庫儲銀十五萬不啓每歲
以入爲出耳余甲午參政山東藩司亦不及二十萬
之儲庚辰入滇滇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

課五六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僕寺余乙未貳卿太僕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足用則取之草料蓋十年間東倭西噶所用於二帑者踰二百萬故也其所記萬曆時事如此至天啓中用操江范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錄上諭全文於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天啓六年四月七日上諭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況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鉤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收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朕覽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

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似此急公徇上之誠足爲大小臣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殷繁軍餉之難措哉范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尚未解到爾工部都察院卽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且天之生財止有此數旣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目擊時艱忍置之無用之地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餘銀四萬兩約有四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過餘銀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察盤可據又南太僕寺解過馬價餘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餘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

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倭餘銀約有三十餘萬兩北道刷卷御史可據已上七宗俱當遵照范濟世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內臣劉敬楊國瑞亟委廉幹官胡良輔劉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經管衙門察核的確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隱匿稽遲懷私抗拒者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許考滿遷轉劉敬等亦不許扶同蒙蔽飭法徇私必須殫力急公盡心搜括庶大工邊務均有攸賴國家有用之物不至爲貪吏侵漁昭朕裕國恤民德意又聞南京內庫祖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爲魏忠賢矯旨取進先帝諭中所云將我祖宗庫貯傳國奇珍異寶盜竊幾至一空者不知其歸之何所自此

搜括不已至於加派加派不已至於捐助以訖於亡

繇此言之則搜括之令開於范濟世成於魏忠賢而

外庫之虛民力之匱所繇來矣（原注）崇禎元年六月

瑞妄報操銀貽害地方著冠帶閑住以英明之主繼之而猶不免乎與

亂同事然則知上下之爲一身中外之爲一體者非

聖王莫之能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

矣豈不信夫（胡氏曰）唐以諸州之賦折而三之其一

給有司之費天子至封君湯沐邑漢制山川園池市肆租

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湯沐邑漢制山川園池市肆租

于天子之經費即其法也唐之山川諸賦頗入天子

矣故以之免庸之錢當其法也唐之山川諸賦頗入天子

此不足空貪墨而養其廉勾檢諸道宗稅外物悉入戶

州之外悉輸京師元友直勾檢諸道宗稅外物悉入戶

部其後裴洎又以爲善政其財實彼此易名皆使上供益而

豐州支益微徒知財利之權宜加賦而上民不復分別傭

力之錢義當于下也且又有權不加賦而民已病者有

司百務蕭索不得抑配民間細而斗斛折變微利

亦歸于官大而飛苞驛篋囊金櫝帛以輸權門行暮

日知錄集釋卷十一

中華書局聚

夜者盡取諸民展轉相頒不爲限制則展轉相蒙不復檢察一紙之令使天下之官皆喪其節天下之民日傾其貲政之不善孰過于此此熙寧以後之覆轍也立國之道所以貴重貨財者謂其好用之則庭實旅百取足其中也以武用之則堅甲利兵足以備不虞金湯非粟不守也人君躬自貶損與天下共守節制而不敢渝焉所以使多譴責有餘民間不困征斂也斂之既盡有司所負必多謹責不己罷斥亦多奸胥知之長數易而侵盜亦多遲留正賦以伺苟免者亦益多奸民恐抑配見及故遲留正賦以伺苟免者亦益多矣未知何術以處此也必也上供之外仍以庸錢與州然後杜監司脅取之間塞長吏抑配之實俾賢者足以養廉貪者必于開科取士則天下之人日愚得罪而後王道可行也

一日立限徵糧則天下之財日窘一日吾未見無人與財而能國者也然則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也必有生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

先生讀隋書篇曰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爲富國之術也當周之